



杏雨
編輯
文鏡餘光

人

15
1495
3



門 45
號 1495
卷 3



送手塚某行江州序
國之湖水予以琵琶湖為巨擘焉其浩漾澎湃
迤邐橫絕涯莫能測其深淺觀者以為
與絕港所濶何堪而得天下之絕稱者非是也若夫春
風芟芟秋月冬雪所謂八個之奇景興之觀也靈島聳
湖中比良之高峯映綠波此其天下之大觀也是以文
雅才藻者皆遊此以養思情詩賦哥詠足以解谷焉
今茲二月我親友手塚氏將行江州告別於予曰會
會合者離別之端初也故知必有今日之事予何衰焉
且姑行也予有大望予居請試念之居與予同在竹軒先
生之門下也予有年于此居性語連英敏勵精勉學日夜
不懈夙聞而強記將有成然而今又至行琵琶湖上朝
夕以有接之則必其卓然有所慮焉觀浩漾澎湃則知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 35. 3. 16
藏書

懷抱須深淵。眺瀛漫渺。則紫世事無際。限當大凡。俄起而怒。濤高山。潦落末。以洶湧。馳萬馬。則宜知。應變之。極。凡人。要如。狂。之。千。頃。波。不可。挽。搖。何。如。汎。遊。易。滬。虽。然。亦。頑。然。固。必。墨。守。乎。此。者。亦。不。足。貴。也。詭。曰。水。清。則。不。任。焉。唯。素。之。欲。適。必。有。害。能。事。宣。文。藻。以。節。其。身。猶。徒。籠。湖。以。瑰。琦。凡。景。博。勝。名。也。於。戲。山。水。佳。麗。如。此。之。勝。地。以。能。養。志。則。知。其。再。會。之。日。不。復。吳。下。阿。蒙。也。君。其。去。刮。目。以。族。

遊峽雜咏序

奇山奇水。過奇人。得奇詩。而顯矣。若夫庸人俗士。有千篇萬首。以贊揚之。不知不顯。及損其價格。古人曰。山水亦有幸不幸。信夫。我友岩谷。招巖其為人。歲所。其。作詩。清澹。閑肆。苟聞奇山奇水也。則忘勞苦。不憚疾病。遍探周賞。力竭而後已。而其所觸目。感心。發諸詩。鏗鏘。

文林堂刊行

不遇

鳴金石。由渺感鬼神。莫可謂奇人。奇詩矣。今茲又遊峽中。歸而見示其詩。且索一言。余受而閱之。甲巖駿湧之奇。躍之。益于篇中。如躬親觀之。使人賞嘆不已。則甲巖駿湧之奇。將益顯于天下。豈非幸之大者哉。顧招巖孤筇。跋涉之際。其靈亦必欣然。并。而。蓋。亦。多。矣。嗚呼。山水之遇。一至此哉。豈刻山水而已哉。人亦如此。余對蒼慨然久之。

送友人遊佛國序

鳥所以能飛。以其雙翼也。車所以能走。以其兩輪也。國所以能立。則以文武並張也。車馬苟失。其雙翼已。輪則不能走。且。死。國苟施文武。其一則不能立。甚哉。不可不文武並張也。夫文武苟不並張。則其國。豈。饒。壤。土。廣大。不得不衰。且。亂。况。國。學。空。虛。邦。土。蕞。爾。

者乎我邦維新以來文運於日月駸々乎赴隆盛八
十年州邑無不學之士戶無不文之徒豈亦不盛哉
然至武備無一觀之者是豈非所謂鳥失其翼車失其
輪者乎且方今宇內之勢大小吞並弱肉強食况有狻
魯龍視于左猶黃虎視于右以窺我隙一旦存警將何
以應之豈志士優遊徒事於筆墨之時吾友某為人材
大氣豪有投筆折衝于万里之志深愛國勢偏重慨然
决心將航海入倭國學兵法嗚呼偉哉余嘗以為倭國
兵法所以冠絕改土者蓋奈翁之兵陣遺法以存也夫
奈翁之用兵凡起煙火鬼神中沒不可端倪真絕世離
群之俊豪君行訪其英凡窺其遺法必有得此之彼
徒乘筆硯戲蒼醉月遊其得失果如何哉嗚呼偉哉君
其行矣請勿為兒女子態益刑苦勉勵以究其蘊奧歸
國之日鍊兵鍛士文武並張使旭旆閃爍東洋彼諸

文林堂刊行

魯虎英蠅螭視之者其在此行哉其在此行哉余創日
族之君其勉旃
俾千載之下察其實而鑑其跡者非史傳則不可也俾
千載之上傳其事而明其實者亦非史傳則不可也其
為任豈不重且大手哉我邦中葉文物鬱興史傳之書
既已備矣是以七論明主碩輔英雄豪傑之士凡以
技一藝顯者靡不且記而悉存焉而况彼閔隹之化內
則之治可以供婦如閨書者也予於固不之其書也
獨憾未見其能彙作一書者也予於固不之其書也
据經羊輯錄其賢媛淑姆義婦裂女散見于史傳野史
者為卷凡四今門凡六題曰本朝一史雖然修史之難
鬚眉男子尚難備乎者况以不知其量而已因書以
管欽以傳千載事實亦多見不知其量而已因書以

後之如謝女曹姑其人者云

中元小集詩序

明治十五年歲在壬午節屆中元與友人某氏宅以爲觀月之宴追會遊也宅有一小樓補酒樂塵最觀月眼界無涯使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庭有一小池可以泛舟楊柳成陰水清荷香亦可以助吟誦之功也既而月出於東山而天氣入簾幕竹簟生涼皓彩落庭中四顧凄然斐色四起如怨如訴千態萬狀不一而足其風流函韻之能事至於是而畢矣而末會諸子皆當今之高才絕倫詩則瀟灑開雅比諸前集其秀拔可見也矣因遂爲一小冊子使余序之吁余不文何以當之然此會也幸得列末席以觀月則亦不得以固陋而辭避也乃搜筆書其顛末以弁卷首云

送友人來遊學清園序

文林堂刊行

清園我師也何爲師曰學問文章是也孔孟之際我講之而師之李杜之詩我誦之而師之韓柳改蘇之文我讀之而師之其他曰子曰集曰史曰傳我皆誦而師焉抑本邦戊辰以來王政一變與海外諸國相交舊物悉廢而新事興於是乎洋學日行而學問文章日退殆至不可振起焉當是時有志于學問文章者宜奮然振起之而未嘗有志於是者何哉是無他本邦與鴻儒良師其人也或有二三儒者講經而不精作詩而不妙爲文而不巧是陋儒腐師耳亦不足爲師也然則苟有志于學問文章者欲奮然振起之則不可不從彼鴻儒良師之講經而精作詩而妙爲文而巧者也余友某少好學能文章及長俊傑英才常嘆問文章之退廢嘗曰吾欲一冒万里波濤航于清國後彼鴻儒良師而使我邦振起學問文章矣今茲壬午某月某日某告曰余積日病

志至今日始達將以明日行君其可與一言乎余竹喜
崔躍拍手曰嗚呼壯哉余亦常有此意余家固與
辨資之力無如之何然余與君自幼同寢同食相知最
熟所謂有親子之交者故君行乃余行余復何恨余又
謂曰彼韓改者文起八代之衰振唐末五代之弊自以
斯文為己任遂為千載文章家之軌範其所自任不亦
重哉今君亦憂斯文之遺廢以振起之為己任若今日
與君輩洋學日行而學問文章日退始至掃地則昔
明儒良師將不嘆於地矣且於我朝改亦將有所闕
又曰君到彼土華之勉而不止則學大進則又
還而為講經者師為詠詩者師為為文者師為誦子集
史傳者師導之則我邦學問文章振起亦可矣嗚呼
君自任亦重哉吐我其行矣余言止于此遂書以為序

文稿自序

文林堂

作文而
其善其
妙也既
而

文貴妙不其然乎文不妙則以不足感人而文之妙在
能得其法也矣吾少時不能作文而好讀他人之文得
奇句佳語則以為妙又隨而為妙文始讀八家文其文
也無一不妙者每文全體皆妙以為知得文之妙乃敢
而悟曰文之妙其唯在法欤文書有曰文不可無法無
法非文也於是日讀八家文為心然思勉以法拊之愈
讀愈妙而其妙復非徒音之比也然則文之妙法在
照應抑揚波瀾頓挫轉捩起伏之際於是守始知其文
之妙不能無法也吁我嚮所謂得妙者徒不過謂其面
耳殊不知法使之然則未可以為得妙也今不知其法
而欲得其妙猶緣木求魚者豈其不難乎蓋古人之文
皆貴法有法則自有法宜乎其議論縱橫叙事有法使
覽者擊節呼妙也今夫文能使人愁能使人悲能使人
天能使人悅者其法得宜也今夫諸若句使人悲能使人
天能使人悅者其法得宜也今夫諸若句使人悲能使人

妙或為痛流淚嘆息者亦其法得宜也若夫談之而不足愁談之不足悲談之而不足哭談之而不足使覽者徒曰若文耳者其法不得宜也若夫談之而不覺快不覺妙又不覺痛哭流淚嘆息而使覽者徒曰不語耳况句耳者亦其法不得宜也文之妙手不妙都不過如斯者耳頃者以前自所聞於者作文者于首集錄為一卷名曰四朋文稿然吾豈盡知文法者乎故其妙亦不能深知則此書之文能施得其妙否者若知其請教之書以為序明治辛巳八月四朋學人撰于岩楓寓居

送長升復堂序

復堂在師範學校時余亦在焉識復堂尤久矣私服得志氣高尚才學亦遠不可望遂盟為友其後復堂修學益勵才氣蔚然今茲七日有存將遊東京末告別且請

言余固識復堂微其請固將言之復堂天童人也嘗聞天童有吉田大八者大瞻多識當德川氏季世憤王室之凌夷尽力於王事身死名播天下夫天童一小邑而已而自古英雄豪傑之士巧於世者不少蓋依織田右府之遺訓而然乎今世王政雖復古外夷陸梁內亂未竭非志士高枕之時也當今之時有博學遠聽竭力於王事以躍吉田氏之緒者非復堂而其誰也復堂天資英敏才識絕人博通史書傷能更學而尤用力於文章我所以為吉田氏之後勁矣然而當吉田氏之時王政未復古而事因循事或不能無扞拾今也王政革新才育士復堂亦得被撰於京師而聞古道不啻如吉田氏而已也必也惠鴻名於方國使世有古今人不相及嘆則余所以望復堂其可不勤哉嗚呼余與復堂相交非一朝臨別不堪眷戀之情故引吉田勉之君曰復堂

之所以報國有大焉者則非余所敢知也

武將鑑狀記序

有勇無義君子之所患也。雖有勇有義不知用武之術。則又有暴虎憑河之誡。可不諱哉。欲知用武之術。觀古人本忠孝之心。而後難衝敵。生而不幸。死而不悔。臨事而懼。好謀而或者。可以身為法矣。近古自天文至度。長之間。天下鼎沸。列國之辟。牧割於洲。郡日爭土。地月動千戈。當時將卒。皆生于戰場。死于戰場。故察兵機。墮計策。論劉弱。評優劣。無精於此時焉。實可為武門之準的者乎。記其事。述之。少多。流布于古。然終錄興亡之梗。繫于勝敗之大段。未得曲暢。膏血。惜哉。志士勇者。致志守節。肝腦塗地。義氣動天。可流芳而垂者。猶煥湮晦矣。備州雙溪氏愛之也。深於茲。考家之傳記。聞故老三。口碑。指遺。闡函。輯集成帙。名曰碑玉。詒而後。前史。履編。

存付一旅。千而堪可嘉尚矣。方今天下將士。幸谷大平之化。重禱而坐高枕。而外莫闕。是等之書。與起童義。輕命之心。而不忘在。瀾聲焉。堪州書林。將壽梓。索房。於予於是。年書。

送人登嶽序

天士華生。古文之。古。偃蹇。一室之內。左。右。高。書。詠。高。講。學。年。古。人。相。對。于。一。堂。及。之。如。不。及。又。何。益。之。有。矣。夫。所謂。有。為。之。士。乃。不。然。或。改。涉。海。嶽。或。入。烟。嵐。或。歷。覽。山。水。之。勝。以。極。天。下。之。美。觀。恣。字。內。之。廣。豁。以。爽。鬱。愜。之。心。而。其。學。術。施。諸。實。地。吁。是。有。用。之。學。其。有。裨。補。於。世。道。也。猶。如。夫。大。河。而。東。注。沛。然。誰。能。禦。之。矣。今。茲。壬午之夏。我友某將登富嶽。來告別。余壯其行。誌之曰。夫天下之。以。名。山。稱。者。三。十。有。余。而。富。嶽。居。其。第。一。余。聞。之。家。嚴。富。嶽。高。仅。摩。九。天。或。八。朵。珠。爽。上。絕。度。疑。眸。

東海旭熾然宛如白芙蓉山腹懷抱吐噴運烟凝而
為榑檣散而為雨露雪霜流而為奔波放濤開闔馳驟
千變萬化以助文章之妙用作為巍然一大家文章其功
實學也方今子富嶽極山水之長觀怒宇內之廣
豁以貯諸胸懷而自得則才與氣暢達而後其沛然而
不可禦者可知也今臨其別書所聞家嚴以送之
肖像自贊并序
後天下之樂而棄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先天下之
憂而憂吾聞其語矣豈無其人哉贊曰
布衣愛國似陳亮正議買禍似范滂象笑其在獨曰今
之時何時也吾怪人之不狂也嗚呼是真可謂狂矣
書訣發蒙序
余少時不喜弄筆翰每大言曰書小技耳學之有得亦
何為既長稍悔其言然猶有急焉者未暇及也近者獲

文林堂刊行

病不彆讀書放縱自適登高觀攔看花聽鳥其間偶有
所感發興起及得詩句文章以墨落紙上獨奈其字醜
拙非謗所謂釘頭之碎批則類蚯蚓之成列者自看尚
不嫌於心况可示於人乎於是乎大有所悔悟焉世之
重書良有以也友人蘆澤君布逸深有志於斯技矻々
十教羊業已有所造詣矣頃搜括前人論說係書法者
附以其自得之訣比教百條輯為若干卷示余索序余
閱之其親切詳明如余輩不解書法者遍此編之所
論連執毫而不少解則或有所成也今則不無日暮途
窮之歎是可憾耳然古之有志於斯者得而枕藉之
乃觸目會心其有裨益也必矣但余名之無素言之無
文不足為此編輕重也因姑陳余今日之遺悔以使覽
者有所勉焉是為序
送田壘士康序

田邊士康將之任於神奈川裁判所。村下持一蓋之酒
 一孟之者送之於墨水之耕且告之曰。天下之任其尤
 至難而至重者莫如法官之為任。在執法以決民爭。執
 法以決爭在於辨曲直。以禁民忿。然法也者。決民爭之
 具而非辨曲直之具。辨曲直之具而非禁民爭之具。且
 爭民不息。則人心不安。民不絕。則天下不治。今日難
 禁之具。禁難禁之物。非法官得其人。則天下不日。吾不
 見其安也。是故法官者。天下得失生民之利害。係有其
 任之重且難。不亦宜乎。天下之害一言以蔽之曰。弱肉
 強食。天下固不免強弱之弊。然聖人之言。以為治在使天下
 各得其所。而弱為強。強為弱。天下豈得其哉。是故聖
 人為之。禮以制其忿。於未崩為之法。以禁其於已矣。
 然後強弱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然法者一定而不變。
 民心者活動而變窮。是故欲服民心。莫如其法之得公。

文林堂刊行

平欲其法之得公平。莫如我心之得公平。我心之得公
 平。而後法律得其平。而後民則求其平。民心之得公
 平。而後天下無爭。民則求其平。民心之得公。平。而
 後天下無爭。民則求其平。民心之得公。平。而後天下
 夫我心有所忿。憤則不得其平。有所好。惡則得其平。
 有所愛。憎則不得其平。有所好。惡則得其平。有所好。惡
 其平。則天下亦不得其平。矣。孔子曰。聽訟者。在於是
 使無訟乎。聽訟在於法。而使天下無訟。訟者。在於其
 可不慎哉。夫神奈川四方輻輳之地。且難矣。苟小
 可。不其官未貴。其祿不厚。而其任則重。且難矣。苟小
 以。遂及天下。則此行不獨為縣民賀之。為天下賀之。
 遂及天下。則此行不獨為縣民賀之。為天下賀之。遂及
 其民之所為。常乎。法外而法。官之特法矣。嗚呼。為法
 官者。可不慎哉。夫神奈川四方輻輳之地。且難矣。苟小
 官者。可不慎哉。夫神奈川四方輻輳之地。且難矣。苟小

敢不發夜以求從祝規，遂書以為序。

三嶋中州曰：得其人三字，通篇骨子。村山冥々評文勢回活，如珠走盤，中有至理妙諦，得送法吏之休。

大和草紙序

午之牟々鹿之啾々雀之噴々營之嚶々虫之唧々蛙之閣々皆是哥也。虽不可解聽之亦快矣。而况如大葛盧公治長解其語者乎。余嗜字和文和哥，然喜談之。但如紀土佐守記行距今八百餘年，頗苦其解前哲既已為之笈釋，如貫之及吉田兼好和文和哥，高妙深遠，非精乎其道者不易詳解。始使初學徒為聽禽音與語之思焉。頃者黑澤某詳解貫之兼好以下古今名家和文和哥，名曰大和草紙，以便初學。謁序於予，閱之，和哥典故及句調用字諸法，一一臚列詳解，使向聽禽音虫語。

之者，頗為葛盧治長其人，豈不亦快哉。遂書以辨其有。明治十六年十月撰于玲瓏齋中于時雨霽日色入戶。沙鷄振羽清音可愛。

小山春山曰：滿紙中塵，如詠南華一段，可謂小品之上乘矣。

又曰：君以和文擬之，兼无徒然草之佳處，可當之。宣

陸放翁詩鈔序

夫名手之具羹材盤飭，其間二三種，偶而見之，而有不。可辨何物也。食者不辨之，豈得知真味哉。余之家，復平。系不食佳味，然尋常蔬菜，以羹材盤飭，亦必擇之，調之。而至于二三種，則有不可辨也。客精於味者，問之，而後。食之也。抑詩之風味亦然。名手之或材與飭見之，而有。不辨何物也。精於詩者，必究尋之，而知其真味也。頃者

東京鈴木氏既雪蒼錦川二子放翁詩鈔而加箋註以
列典故請余一語余謂放翁之詩為古今真佳味偶爾
具之不辨其典故以是可知放翁之為名手矣余三十
左右鬢頭於放翁詩鈔而揭其典故與女書大相類矣
故序此書猶做余書之想豈不欣欣然哉明治癸未花
朝後二日枕山大沼學書下舍熙々堂中
遊浴詩囊序
有詩而後境之奇顯有境而後詩之奇生有仙臺君
林子鉄才情俊而氣魄豐尤長韻語眼前之景一入其
詩無不雅致蓋奇士也頃日寄其游作並溫祇場之詩
一卷余受而閱之神韻縹緲奇思泉湧使人百回不厭
所謂遊浴詩囊是也嗚呼余未探作並之奇而幸得
觀其詩之奇有已觀其詩之奇謂其境奇誰為不可
是為序

市川秋村曰境之奇以詩鳴有詩之奇以人鳴有至
于人德則不能自鳴是所鈴木氏之鳴之也

春山樓文撰序

余友小山遠士將刻其所著春山樓文選使余序之余
閱之自序詭論詭書傳碑版以至題跋小岳凡五十篇
諸体皆備矣其文奇崛清峭篇々有氣骨魏冰釵曰古
人之交有得水分者有得山分者子瞻水方多退之山
分多余意遠士文所謂得山分者欽蓋遠士下毛人其
春山樓在于峯巒重疊之間朝餐蔬蕨之翠巖夕嘯日
光山之沅瀟宜矣其文奇崛清峭得山分之多也嚮者
文久間遠士謀國事罹奇禍下獄者再矣其所任非劇
盜則博徒與可與談者初入獄竊袖中箱本東萊博議
詩讀會英二部夏日冬之夜耿耿丹心賴以消遣焉所
著有養浩日記雷丹稿等其風采峻整可想矣明治中

興之初擢列史官與余同僚文筆犀利議論卓犖余頗服之今茲癸未遠士年五十有七長於余六歲而髮漆黑顏渥丹氣宇崢嶸其人得山分非獨文宇也吾知文選之書海內競誦其多色與茲嶺日光山宇高也少矣

江山寫懷序

本邦詩皆師漢土而漢土也異其調人殊其格君古詩三百篇則邈矣後在不易學有隆而漢魏六朝詩豐腴而浮華唐則謹嚴而在法度優長而有精彩至宋則為纖巧綺繡元之疎宕明之流暢清則少入教朝然其降則調隨卑人近則格隨下吁吾誰適從頃始有所格焉曰詩者思也喜而思有怒而思有哀與樂亦必思有思而發之而成詩何伊論格調異同譬之五音相資而成樂五味相濟而成味君以宮笑高以甘嗤苦何以成博与味要之不必墨守一壺一人之格調取長而舍短博

學而精擇寫之情与景使誦者有目睹其境身遇其事之思是謂之真詩矣君夫務摸漢魏六朝而曰徒擬唐宋明清皮膚則假孟衣冠耳不足与言詩也水石人筠木子達君袖其詩卷末曰余自少壯東馬西船所到賦詩以紀之名曰江山寫懷請子序之乃披而讀之其調其格遍取宋元以還歷朝之長精擇而之有情有景猶五音相資五味相濟吾多年所失適從君一朝而志得之何其敏也顧君年猶壯苟勉而不怠則少髮夕子進於漢唐之城亦難不悻也吁嗟吾老矣不能有所成然樂讀如此詩而交如此人也於是子序

續雪花圖說序

空林枯木一朝而華者雪也玉樓銀臺一夜而成者雪也人皆知其為大觀可賞而不知其地散細視亦有妙趣存者古河候賞當冬日採雪民諦觀之均是六也名

具辨葉形狀不一如萬花之有各種後每雪必收而觀之愈多愈奇於是有所說之編頃又著錄焉凡教十品蓋得之於京改者多矣番成蒙示坦謂候何好尚之癖也。虽然是亦格物之一君子何可瘵夫造化之理至微而著至纖而距其大奧外其小無內又以形視之物之為大皆小之積也一卷之石或山一勺之或海微細之雪而積成大觀亦同一理故微可慎細可戒每事皆然候欣然曰不局吾聞格物之說亦可以自警請子昏之乃為叙前言。

名山圖叙

兩間靈逸之氣融合凝結為夫瓊詭奇鳴雄麗之狀於是山有而偉人亦往々生子其間故偉人必愛山々亦必待於偉人無乃以其發相肖歟吾聞川村必士與產也奧多奇山水少壯薄遊既而束却下老於醫然其

偃傲拔俗之概竟不可羈以勢利每大意與忽到輒必求山水區而詣之。虽教百里之遠不辭也。豈所謂偉人愛山者非邪。曩者以其所觀之山屬谷生文晁志菴之將欲以與岳之愛山者共之。閱歲乃成。因以谷生請余叙披之。則巖岫竇齧之巖業而筋与夫英靈之所窟宅石室之所潤藏一皆縮在尺籍內。使觀者恍于神會如目睹而脚踐。詢所謂不起戶庭坐挹萬里者矣。嗚呼。必士不直愛山而又愛之。山之人其為愛也。不亦滋博矣。余虽偶未見必士而愛之。願与必士同。則已在愛籍中矣。叙引之。請何以辭為。獨奈今謬墮絳猿鶴久絕夢想徒功。虽然男婚女嫁待以十年。則必將青鞋布屨後必士於山。賴水程驛意。游覽以賦。遂初不知處士肯為之前導否。姑書此間之。

栢陰快談序

余之僑居京城也。軒外有古栢一株。大矯翥軒。如遊龍舞鳳。余撫而愛之。及日之沒。山月之飛。空則涼。豈參差中庭如流。時有稚子高吟曰。水上清風非有著。栢間明月本無塵。余臥而聽之。不覺躍然而起。拍手和之。已而歎曰。此境界一味恨無人共享之矣。居久之。聞足音。楚然則有二三客提携而來。余為設席栢陰。与之啜茗。苦茗。酌淡酒。陶然以樂。古人云。又得浮生半日閒。我輩之閒豈時半日而已哉。於是余為之商榷古今。評品文詩。其及山水花木書畫筆墨之末。銜口而祭。無所擇也。一詩一笑。未嘗不抵手拈快也。乃謂客曰。子亦曾聽稚子之吟詩乎。水風不著栢。月無塵。是得我詩之意。且彼偶然高吟。以自快。有我聽而悅之。不知客亦能悅吾之詩否。然悅之亦可。不悅亦可。我快吾詩。奚必問人之悅與不悅哉。客啞然而笑。且去。又末。固無妨於我之閒也。積日

文林堂刊行

累月。談益多端。因目錄之。稍積為卷。名曰栢陰快談。亦非以快人也。以自快耳。夫月之久。栢之陰。乃繡我書而快誦之。安知不復有傍人拍手拈快者哉。
予識駒畱伯盛。於海隅文社。其為人。勇毅喜文章。酒酣耳熱。談辨如雲。洵足吐古黨之氣。今將徙沼津。之在富士峰下。伯盛舉目即見之。請以此論文。可乎。夫富士千仞。削成八面。玲瓏為象。嶽之宗。又之骨。枯且如此也。否則卑矣。三峰插天上。有太始之雪。下界未曙。先受旭光。燦如金芙蓉。文之風。神宜如是也。否則陋矣。噴雲吐烟。穿而為締帶。聚而為樓閣。奔而為怒濤。而為孽紫。文之斐態。宜如此也。否則套矣。至其盤三州。亘萬古。巍然為大邦。巨鏡則以神氣充塞其中矣。造物者一大文。當如此。否則散以緩矣。由觀之。富士乃造物者一大文。

章而閑闔馳騁抑揚頓挫之法皆具有伯盛仰而觀之
倚而思之必有所自得而文之長進沛乎其不可禦也
他日復來參文社則人將推為藝林中之芙蓉峯矣吾
雖老尚能拭目觀之

東坡外傳序

雲停於天半漢之爾唯風有依東坡其如雲那水行乎
地中陷之然唯靜是後東坡其如水那稚子指雲語其
遠近廣袤至人鑑水說其利害變化以為遠則遠以為
近則近以為利則利以為害則害其廣袤變化亦皆在
稚子至人之心目當其行抱嶺岫流繞巖崖則可
愛翫之極而亦不能審其何故矣東坡之學之文浩然
博雜然駁荒々然不見其端倪天子期以宰卿之器儒
者許以經緯之才術士擬以權謀之雄佛氏待以解脫
之祖道士醫人書畫者流無不成謂吾曹之師也豈不

以其茫然要心不可測度如雲与水哉東坡作文自云
猶行云流水余謂舉其一也亦猶行云流水然而雲而
能致雨水能育物均之殆澤無窮而東坡之澤何在曰
行雲耳矣流水耳矣余唯取其可愛可翫爾余持此論
久矣中并乾者著東坡外傳乞余一言乃題之卷端

送王永世囊序

唯與家也故四海莫非其家唯與財也故萬物莫非其
財也人皆營之而我獨晏之吾人皆戚之而我獨悠之
適則止與盡則去奉天下之物無足以其志去囊之於
斯世何其綿然有余裕也予与去囊交二十年觀其所
遇者劇而今間音羸而今健音富貴而今貪困今之勝
於昔二豈非以其勞於形而逸於心邪而杖履所致文
人韻士爭延之相与哦詩揮毫品水許山欣歡暢適不
知飢寒之迫其後則其一者亦不足為去囊憂宜矣其

能超然於事物之外也。甲寅七月，吾囊從閩西來，曰：子別三年，請錫一夕之歡，予喜其於名利而厚於故日也。援而止之，而世囊為予止。九月，閱月頃者，卒然來告曰：時氣調矣，禽鳥和鳴，而埋沒於車轍馬蹄之間。恐江山笑人，我將北吾踵，予不能復止。少送之間，曰：青山無盡，江湖之水，湛然往矣。世囊北地，虽僻，予必有子。子是樂者，惜予未能從子而放浪於江山之間也。

克庵紀行序

忽而山，忽而水，忽而輿，忽而舟，忽而接土人，忽而參緇徒，忽而後野老，忽而對女流，忽而解飽，流連忽而餓渴奔走，境遇而變，而遊者之適，未嘗不在其間也。忽而莊詔，忽而嘲諷，忽而嬉笑，忽而怒罵，忽而長歎，深慨，忽而遊戲，三昧結想，千態而文人之適，未嘗不在其間也。克庵子既適於遊，又適於文，於是予若汝編人談之，見其

知此也，或罵以為狂，為癡，為醉，奴為孟浪，克庵子，輒更然不顧，猶然笑之曰：蜀任汝罵，適我適耳。且今天下廣矣，學者夥矣，安知不有諫之，而適我適者乎？就使不得之於今日，亦安知五而歲之後，不有流之，而適我適者乎？且暮遇之也，不知者之罵，以為狂，為癡，為醉，奴為孟浪，於我適何傷也。弘庵居士聞而奇之，乃書以為之序。

首鑑錄序

花之先於春者，為殘霜所傷，說之先時者，為舊弊所厄。雖然，不有先者，則後者何以警起乎？余親姻象山，依久間翁先唱，罔化日新之說，於教年前，終遭厄之夕，中筆殺章，題者僭錄，筐底男格，亦連累流，高顛沛之間，守此遺稿，愛誓末示，余因助資上木，嗚呼，說之魁于象者，不免遭厄。今吾若以此書為平之無奇邪，則余將曰：子之見識至此者，豈非遭厄者之賜耶。

古之詠史者多矣。大抵不能以賴家範模所謂屋下笨
屋不如不作之為優也。谷君南涯亦好詠史。議論超卓
不襲古轍。詞格高爽。可謂可歌。頗有獨語之妙。因謂詠
史拘拘于賴家範模者。要坐於力學之不足耳。苟力學
過絕人。橋筆在手。自出機軸。何必仰他人之響乎。予於
南涯詩字觀。乃書以誓。世之碌碌。終身在人屋下者。云
居天下之大都。事天下之名師。交天下之豪俊。詠天下
之奇書。又為民牧。施所學於事業。澤被於民。文傳於後
世。士至此。可謂全才矣。求之今世。鶴梁林君其人歟。君
江人。戶少時。及落不羈。年二十四。折節讀書。師事豐山
長野先生。君所受知。上之如水。符烈公佐。賀閩。豐公
及閣老。相代公。皆天下之賢君也。下之其所最善者。如

文林堂刊行

尾藤水竹。相本寒綠。藤田東湖。會津正志。藤森弘菴。皆
天下之偉男子也。其他有一枝一葉者。君莫不容。更君
於書無所不讀。最用力於看書之學。余以君為居天下
之大都。事天下之名師。交天下之豪俊。詠天下之奇書。
者。以此也。君自武庫小吏。擢為計吏。轉為參遠。二州
令。後遷羽州。所至皆有政績。又進於納戶頭。新微組。吏
配等。屈極劇職。居之緝。未嘗廢筆。視所作文。積成十
余冊。皆卓然可傳。余以此君為施所學於事業。澤被於民
文傳於後世者。亦以此也。夫居天下之大都。事天下之
名師者。有矣。豈有交天下之豪俊。詠天下之奇書者乎。
交天下之豪俊。詠天下之奇書者。有矣。豈有施所學於
事業。澤被於民。文傳於後世者乎。嗚呼。如君者。豈可不
謂之全才乎。余與君未相識。而君謬激。孤余文。為可與
語。頃者。寄示其所著鶴梁文鈔。使余論定。且屬以序。余

受而閱之君之文譬如長江大河
非學有淵源安能至此序君文者大都交遊不其
人而余不敢辭者欽君之至也且感於知己也慶德三
年夏六月大和尚居士奕田益撰

評曰結構嚴密筆力雄勁文公坡仙合為一手奕是
後學之模範

又評云天下字重複以文何等姿態

余二十年前遊信州望淺間嶽喟然曰山亦有不平乎
何其吐烟氣之蔚勃也同行大天曰山何不平之有子
之胸中有不平之氣故為如是觀者耳余曰不然人有
天地元同氣同休故天有不平則陵壘崩地有不平
則崩弛歇塞其災及人今嶽蔚勃吐烟氣其中有不平
衷其禍亦及天地今嶽蔚勃吐烟氣其中有不平也的

文林堂刊行

矣同行乃服吾友九山子堅信州人也好學能文其文
慷慨而奇崛隱然有不平之氣豈非得淺間嶽蔚勃之
氣者耶古人曰韓文曲江批奇崛多得分蘇文一瀉千
里多得水兮信矣乎山水之有助於文士也今茲幸已
春子堅將之復見焉吾聞鹿巖嶼之地多名山霧島櫻
島二山實為之巨擘而亦蔚勃吐烟氣往年嶽士不平
之氣勃然而起悖亂爭鬪教月其島多戰死今子堅
往此土觀其山河殘敗之跡登其壘臺胸中鬱勃之氣
必有溢乎楮墨間者抑薩海國也其山皆臨海乎信山
異其形勝所謂山分水分者係而有之余於是乎知子
堅之文亦將變其格調也書以貽之將俟其歸京而駢
余之言

評曰光猷乃文筆力雄勁斯文之前無斯文斯文之
後亦無斯文何等奇駭妙絕諒畢不覺叫快

又評云落想天外奇氣逼人唯子堅可當此文惟蒲
 君能為其言
 又評云賦文詠之字山之震詠之于何之傍人誦之
 人而興氣前不足尚花而要氣節亦不足愛有友人存
 藤君蕉雨為人簡雅端正氣節之也探懷少詩卷示余
 一日有客叩余扉迎之即蕉雨也探懷少詩卷示余
 曰余愛梅故每觀梅必賦遂成卷請子序焉余把而
 讀之字句皆珠玉瑋之有氣節而然有梅之枝幹橫
 霜雪而教然不辱之態矣其嚴整雄俊有梅之幹老花繁
 斜而樗枿章奇之矣其音響之不一有梅之妍潔愈中
 而古雅風流之姿矣其音響之不一有梅之妍潔愈中
 愈讀而愈妙不覺神往魂飛恍惚疑在暗香疎影之中
 讀了

大林堂刊行

口馥三日竟靈氣感身也嗚呼詩至此而可謂極矣自
 非愛梅之深不能至于此也真今之逋仙非耶是以不
 辭而序有明治十六年春日谷山春窓執筆於梅香齋
 友人某將遊學東京未告別蓋余與某共在同校數年
 于此已辱飽叔之知定列領之交其厚且深如此而今
 一旦將別豈可不一言以報其行哉夫甲兒翻然抱四
 方之志踴躍千里之山河周遊天下者其志卓然自守
 其氣奮然自萎未曾變其志氣是以得達其志而成大
 業矣然方今學徒未能善其初而全其終志將達而挫
 叩將成而破者呆我千載豈非慨歎之甚欤蓋我東
 北地方之地能生人傑矣密以我東北地方為然蓋我東
 北地方之地能生人傑矣密以我東北地方為然蓋我東
 北地方之地能生人傑矣密以我東北地方為然蓋我東

而其明秀奇絕煙雲清遠不可得而得而言獨以我陸前為
其最山有金華之絕觀水有招島之奇趣夫山夫水秀
拔清淑之妙擅梁名於天下况我三景高雅之第一
予然則我陸前果輩之人傑耶在昔我藩祖改宗公以
微之則一身起兵於天下麻亂之際奇計妙策以煽動
東北諸州攻戰連合不可勝數遂爭衡於中忽豐公且
農之况其他乎天下稱強藩鳴呼壯且偉矣然而藩公
以末殆教而年而人傑莫士夢之莫也何其於藩
公一時之際而不發於今日也蓋山水秀麗之氣能生
人傑而不知非藉英雄之士以發山水之秀麗也然則
莫傑之士而共氣愈顯其名愈高矣某性俊秀英邁
幼有大志常以敏達稱某至東京則與天下之英傑
論經義研磨其才能則他日之成大業可期而待也嗚
呼能發山水秀麗之氣者其在東邪山水秀麗之氣能

大林堂刊行

種不淺者因某發邪子此行也觀則有金華之翠黛松
島之絕觀仰則望富岳之高於雲際之中豈不快哉爾
末千里障絕以競管雪之苦忽怠是余之所以一言報
其行也

本邦法令序

秦始皇燔古經制法令使民專學之昔莫嚴酷天下怨
苦遂以亡社稷後儒相戒以為舍古學今之咎雖然古
經所載詩書禮樂非先王所自制定哉而當時衆正以
此教于國學則先王亦使學今耳豈獨秦哉但秦之為
法令也不原先王道德而以一己私智制之且督責嚴
酷驅民水火是其所以致天下怨苦社稷滅亡也乃謂
學今之咎不亦陋乎小澤君謹步揚畧本邦現行法令
欲使中學生後學之間序於余之曰本邦古昔之制法
令也原本邦固有之道德而參以李唐法度改令然時

移俗變法，亦不得不從而變移。是以明治中興，以隆更制，酌改不古，國法度政令，以革之。取舍公平，能與時俗合，與夫詭先王道德，一已私智者，固非今日之論也。況今之學，不舍古主取聖，經賢傳為模範，加之以現行法令，則生徒皆能通古今，彬彬乎，造有用之材矣。閔尹子曰：事師于今，理師于古，豈謂此歟？余甚嘉謹步之舉，揚平生持論于卷首，以破俗儒之陋。見云：明治癸未七月。

川北梅山曰：不要議論之快，不求字句之奇，自令人醒眼，可謂交熟矣。南齊羽峯曰：尚古鄙今，守株舊套，不能脫其範圍，是支那所萎茶不振，匠儒或有襲其轍者，此論從得痛快，先獲我心矣。

送益谷伶鄉登富嶽序

文林堂刊行

天下快心之事，惟山水為然。吾欲富貴，而天不與也。吾欲功名，而時不至也。吾欲利在濟民，而地與勢不稱也。鬱積磅礴之氣，蘊於內而不能搥，必也假於物而後發之。是故古今懷璋絕特之士，往往走名山大川，蹈喉吟不測之境，以試其胸中之奇，是亦士之不得已也。蓋嘗有志焉，欲周五洲，極東西，以大求吾所志，然而才薄質劣，加以雙白在堂，極寒困窮之足，憂不能夫然遠矣。間搜討海內山川，亦不過數十里之中，所歷通都廣邑，峰岫丘阜，率皆尋常之觀，未足以資志氣之瘵也。吾友塩谷脩卿，才大而氣豪，與予論文十年，富貴功名利害得失，皆不足以動之。嗚呼！然以古人為期，吾對脩卿文，叔子所謂如當勦敵者，目張膽動，而精神信常以為文者，不可徒作，要當有用，于天下古之聖賢，不得字位，則祭于言，不得已而文，故其文益可以傳也。脩卿已

彷徨丑戎寄慨英雄與癡前年航北海窳其地勢隘塞
論北魯逼邊之概視猶欲然今將攀富嶽之行亦足以
其憤嗚呼俯仰則亡狀困於衣食未能酬平生萬一與言
廉復之惜予則亡狀困於衣食未能酬平生萬一與言
及此折臂痛嘆其賢不肖相距如何耶吾聞富嶽橫絕
東海日月從左右昇降駕雲雨摩蒼穹登覽者有輕字
宙想行矣脩邨物之雋者其根少偉大丈夫志在百世
我亦將為吾所為寧可以區區利害得失變其志哉遂
序以壯其行焉

評曰立意壯大志氣高邁假脩御壘自家之懷氣酸
騰驥有疾宇宙之概何等傑作
又評曰擲比鑑有金石之色悲壯滴淋感憤激昂殆
使獻倒轉藉
自壽六十一初度序

文林堂刊行

三後子生七夜而歿矣實為文政二年十一月初一日
有凡邦俗不論貧富貴賤子生七日招請其闈媪及產
婆以祝之名曰七夜宴客滿坐笑語紛紜闔家婢僕色
皆欣欣如也而三後子醉姿弱質遂罹疾呻乳投藥
絕不見其效終以是日夕下世於是寢客驚惶醉者醒
而賀者吊有笑者泣而喜者悲焉慶吊易地喧寂異位
徹酒饌而購瓦棺產婆去而尊僧至全家傷悼計不知
所措既而家人具浴將殮竟屍肉少溫氣息未絕乃令
一醫再診之曰此可治也於是全家在奔相歡呼曰孩
兒甦矣狹兒甦矣設已徹之酒饌邀方去之寢客延產
婆而辭尊僧毀瓦棺而禮百神醒者再醉吊者再賀有
泣者笑而悲者喜焉全家鼎沸奠物可方其惶遽之狀
豈何如哉而三後子今延七生夜已絕之命全碌
今以得路幸甲壽域豈容不謂壽已絕之命全碌

一月初一日，實當六十年前，即廿之日，乃不故邀賓客，特設臺酒，豆肉自酌，自醉，自覺自笑，泣自喜，悲七情，送癸百感，叢生矣。抑此事先此嘗奉以告，不肖者幼時所聞，今尚在耳，回想往事，信感固極，乃記六十年前事，以為自壽序。

評曰：事之極奇，語之驚人，非翁翁不能，遇斯奇事，亦不能作斯奇文，而至其結構，則雖壯最正，一之合法，所謂奇極而正者，詭軍不夏叫奇。

竹外二十八字詩序

撰之工，詩者曰：外竹，為人疎放嗜酒，酒間快談，縱橫有適意，輒大色呼，妙蓋奇士也。今春余寓京，一日有客踵門，醉脚踉蹌，迎之，乃竹外也。探懷中似其二十八字詩，為序于余，曰：予之文，長譬喻，將何物以品我詩？余曰：子家噴殺江，江之風色，乃可以品子之詩矣。余嘗慨航。

文林堂刊行

上下江者，教矣。方其上江也，萬家點燈之初，舟子解纜，既過教橋，兩岸空濶，月上東方，水心碎金，可掬不可捉，而兩後下江，則有更奇焉者。船祭伏見，未教里，回顧，散比良諸峯，豈沒隱見於煙雲香靄中，至山崎八幡之際，天王山与丈夫山屹然對峙，翠色欲滴，既而夕陽西沒，遠寺疎鐘，乍斷乍續，亦足令聞者發深者矣。今讀子之詩，其透徹玲瓏，有如月上東方，水心碎金者，其曲批變化，有如比戲，比良諸峯，豈沒隱見，煙雲香靄中，其確峻嚴整，有如天王与丈夫山屹然對峙者，而其神韻纏綿，似遠寺疎鐘，乍斷乍續者，亦無木有焉，則子之詩，卷謂之一幅，灑江番可也。且神韻纏綿，透徹玲瓏者，固絕句之本色，而曲批變化者，如古風，雄峻嚴整者，似律體，則妙子之詩，虽止七絕，謂之具諸體，亦可也。竹外，高柳，蕭士也。

評曰天衣亂墜筆端聖造化句句欲活字之欲死何等奇絃何等絕妙又評曰筆墨所到起波瀾生煙雲風韻絕古文情高古節翁之為鍾匠以此篇可見也

詩之為道非一端也憑乎古跡寓懷於優麗詞當世則造豪放語以凌胸中之耿耿是杜樊川所長而羽山不必字而能之邊塞風沙見鐵騎北伐之繁或玩烟月於江村以資閒適是放翁所長而由今羽山亦不必意鏗思而後至此其所遇之境乃使羽山不期然而然也人之在世以三十年為一世顧余與羽山少年登樓三十年於茲矣湖山之在江都其壯也裘馬少年登樓擁妓林檎而槓揮豪於醉餘倏復場然而悔幡然而改

之者慈親於故鄉或取路東海走鍾倉登浩藪於涼烟荒草或歷中山道過閑魚欣然拘辭愛龍飛雲起之際日對書帙而適會洋夷跋扈停觀時事不暇嚙齶以排和議為持論然慮其獲觸犯之禍登覽江山放浪以鞫跡而其心則不堪把愛焉然則湖山立而能兼其長豈非放翁宜乎其詩變而不已至不必學而能兼其長豈非所值之境乃使湖山不期然而然也耶抑亦可以觀詩道之非一端也雖然是非今日之湖山也嘗別於江都湖山歸於參余歸於土而雲山阻絕不相見者八九年先是海內氛教動而不定觀此世者象人則亡論已其共余相識而齡相如仲者或瘦死於獄或斃於刺客不一而定獨何幸余與羽山則猶得俗流倍同波而浮沉焉今茲丁卯仲夏余扈駕入京而湖山業已在此

矣。嗚呼！不相見者八九年。一朝而相逢，擊鮮命杯，從容
話故。坐於巖，安排筆硯，或於山光水影中，與山寫鴨西
樓，取秋手，賦詠，雍容，恣其詩，輒嘆，無假字，雖琢而
蓄，而不輕發。余觀其詩，雖未假字，雖琢而味自足。
蓋其今日之境，使然歎。書賈請，其集千梓，湖山鈞而
年之屬，余序鳴呼，樊然歎。川則姑舍，有放翁鶴髮，皓然，
而其事，高踰九旬矣。今湖山，得放翁之地，則今世，
十年，氣教，不勤，不馳，電，則已矣。乃君，愈勤，而愈衰，
山之境，又凡，或遷，而詩，又凡，或變，矣。而愈衰，我不知，
自外交之盛，奉命遊，歐州者，歲若干人，而問其所為，則

不過曰：目擊，齋佛之戟，曰：見紅海，疏鑿，曰：諾羅馬，宏王，
改羅石塔，甚至，流連，英佛，字填，名都，大府之間，泉，願於
講，安在其能，為觀，風乎，櫻洲，中井，君三，遊海，外，每，游，有
記，此其後，遊，所記，孟君，襟度，快，摺，字，兼，洋，侯，不，屑，字
訓，詁，詞，章，少，遭，變，亂，竭，力，國，家，尤，通，內，外，之，情，故，其，駕
長，風，破，狂，浪，入，萬，里，不，刻，之，城，遇，可，驚，可，喜，之，事，坦，然
夷，視，而，推，究，其，源，委，過，都，邑，則，曰：何，以，百，貨，
城，郭，則，曰：何，以，致，此，壯，宏，也，曠，濶，互，市，場，則，曰：何，以，
輻，輳，至，於，此，也，過，故，壘，壘，曠，濶，互，市，場，則，曰：何，以，
衰，滅，荒，蕪，至，於，此，也，於，是，名，國，形，勢，貧，富，強，弱，如，指
掌，若，天，逆，熹，俄，土，之，構，兵，論，其，西，之，節，外，觀，且，明，也，奈
皆，能，視，禍，於，未，敢，鑿，々，中，窺，何，其，眼，識，之，遠，且，明，也，奈

文林堂刊

近讀清人斌椅來槎筆記郭嵩燾使西日記筆不工也
記載非不詳且備也而創見異聞或未免綠眼兒野瞞
則觀風他邦得其要領堂堂使且難之況漫遊之士
多矣此編題曰慢游其非官游可知焉嗚呼彼吟於倫
數醉月字已勒徒糜國帑以取一身之快者愧於君也
楸北評曰近年航千奉西者往往所得不能償所矣
此文結末徒糜國帑四字真箇彼輩項門一針
天之降才率偏於一而不能兼長故海棠牡丹富字萃
則實不中用桃也李也豐字實而萃則逾有人於字萃
亦然經字者實也詩文萃也二者兼備而學始大成然
是天之在斯斬惜而不輒予者故自古局於經義者土
直視詩賦而抄於製詩局於詩賦者標檠視經典而短

於解經比之皆是也然則經生而好吟詠是謂不局於
才此豈易得哉吾友青木思孝以儒歷遊天下有年教
而其所吟詠教百成編今將鈔上梓示稿徵序予閱之
不名山大川之景狀如觀風花雪月觸時會與凡發于
性情者莫不極其巧而及其趣有桃李之實而兼牡丹
之華嗚呼君思孝可謂全得於天者使充其脩於人者
則字業造詣寧可測乎哉
山陽小西序
予與賴三樹善嘗語之曰讀他人之文則思瞠論乃翁
之文則忘倦豈非文中之龍也耶三樹曰猶有君未觀
者吾行時相示也既而三樹沒不果也頃山子謙刻
山陽小西序之則寄書後題跋之觀而未觀者居多向
三樹所言或是歟此文在翁則素不過彷彿乎哉三樹
視之猶賞其夫移陸離豈他人之所能彷彿乎哉三樹

之及已二十餘年矣而今子謙此編成吾將挂一本于其墓告諸三樹之靈也

耐軒詩序

歲云暮矣天寒欲雪更闌燈炮風籟窸窣衰老不能寢
追思少壯舊事恍如隔世猶記余年甫十七擔簦臨江
都入一奇先生之門是時采山二州精里諸大儒振本
銀於一壺而吾師齡未四十與之相抗衡矣其他名儒
俊彦若北山錦城回是五山天民之徒林立角峙極一
時之盛然余以為江都之大人文之淵藪固宜然也忽
々五十年年諸老先後相絕滄海而吾師熾然靈光費
海內之童望今又遠赴道山人亦寥落如晨星之相望
然後知者碩之難遇而勝流之不易得也嗚然久之偶
探架上書得曾我子明耐軒詩序披而閱之推故標新
巧而不涉于纖麗而不流于靡靡於古人踐徑之外更出

士林堂刊行

△數

一極軸而優孟之傲散虎黃之殺蒸蓋舞舞之間江山皆
憑乎之什則奇峰怪巖躡蹻舞舞之章章之間江山皆
而致墟遺蹟往往藉古更雖心事以自泄其歌辭跌宕
浩蕩之氣意深思遠骨勁神蒼悲涼淋漓使閱者俯仰
今昔慨然有興廢盛衰之感余擊節驚咤以為後起之
產夙恨無傾蓋之遇不知其經術之章果何如耳然其
詩之精巧業已以振心騷於外雪飛嶺寔之氣也急
懷為之披豁軒舉不知窻外雪飛嶺寔之氣也急
別燈呵硯冰奮筆題其卷首於亭天之降升何代無之
昂余衰朽寡交雖有後女才峻君子明者未之知也更
望子明益加強勉激六經之芳潤撰百家之精醇闡
堦建旗激后後進之秀相共揚風抗雅鼓吹奎運不俾
諸老壇義於寬政文之化之隆顧不偉矣乎然志不高不
可以成也

得裴之細子明舟之淡雪可也

洲崎江東一佳邑也南望房嶺翠黛無縷雲煙映帶疑
其為蓬壺西盼蓮峰天半朗出晴雪凝棄如鮮苞之倒
披秀篔簹閣眉殆不可快東則沙村迤曠遠柯依微貝元
暉畫致北接深川閭閻極比碧瓦舞之欲泐而天地宮
適當其中尤為遊覽勝處宮主某上人嘗分其勝為八
景使畫工貞之徵都下名流詩君文連為卷蓋傲瀟湘
八景云按宋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善為平遠山水其
得意者有平山落雁遠浦歸帆等八景人謂之漁色詩
僧惠洪為各賦一首人又謂之有畫則八景魚色自宋
史惠洪起遂以播於天下於是凡一山一水一橋一壑
之長者輒目以八景其他相類倣至不可傳指未知孰
為真為偽贏輸究何在也雖然月無別光一魚別色遠

文林堂刊行

峰之戴雪遠嶂之含嵐夫夕照之明媚帆影之縵縵
斯可以供耳目之觀而怡悅性靈者未始有東西彼此
之異也况予上人究心佛典洪纖一視八荒皆闡彼復
孤之高瀛海之深猶且納之芥子毛孔而無所礙有又
何足較輕重辨優劣於其間哉然則茲景謂之近仁可
也謂之隔兩亦可也且有畫之魚色之詩均之未離
色相上人則融洞然安字聲臭之表遊辛色相之外
其視詩畫不啻如雲烟過眼即將保身八景而忘之而
規之然論其起於畫與起於詩時小東身昂上人於
茲景所夕玩夢如見燕友如對玄侶未必魚脩證之助
有而共情曠慮窮亦足以澡澄觀者之心垢使之洒然
使八景暴著於世此亦津梁之一端非僅主張此方便
自娛而已也於是序

哉 息軒先生許 莫幸早發 故其所以不後天年也 歎悲
 述 十二年辱其智者四年于斯 義不可磨 乃效 擊諸君漫
 進 矣 今以 藩命 級 黑川 朋友 作詩 錫 謙 以 送 其 行 子 生
 于 家 矣 君 亦 谷 之 暇 挾 經 懷 史 以 質 疑 滯 研 精 三 年 學 大
 亦 大 矣 哉 村 山 平 叔 性 敦 樸 好 學 負 笈 百 里 來 而 受 業
 舜 之 地 非 字 以 擴 充 四 端 則 不 能 由 是 觀 之 教 學 之 切
 賢 之 可 進 聖 故 孟 子 曰 學 苟 學 而 不 止 也 而 成 聖 賢 之 功
 不 可 廢 也 何 以 然 則 稟 于 天 之 靈 不 可 特 而 成 聖 賢 之 功
 異 乎 凡 民 也 然 則 稟 于 天 之 靈 不 可 特 而 成 聖 賢 之 功
 此 人 之 所 以 異 于 萬 物 也 成 聖 賢 之 功 不 可 特 而 成 聖 賢 之 功
 四 端 之 心 得 之 于 天 而 仁 義 禮 智 成 之 于 人 具 四 端 之 心
 送 村 山 平 叔 而 仁 義 禮 智 成 之 于 人 具 四 端 之 心 以 成 聖 賢 之 功

文林堂刊行

送宮崎其祥歸加州序
 天生萬物而毫異人 以心性之靈 乃智之良 焉磨而達
 之 則 可 以 異 于 物 矣 學 其 磨 乃 智 之 矻 石 而 磨 心 性 之
 靈 而 良 者 不 可 特 而 磨 養 之 功 固 不 可 廢 也 今 夫 南 山
 之 竹 不 矯 而 直 性 之 善 也 括 而 羽 之 鏃 不 而 砥 之 則 弧 矢
 之 利 可 以 威 天 下 豈 非 教 學 之 功 乎 苟 不 羽 不 砥 則 一
 个 枯 竹 耳 竹 之 性 不 可 特 而 羽 鏃 之 功 不 可 廢 猶 人 之
 於 學 也 是 言 也 予 聞 之 宮 崎 其 祥 之 功 不 可 廢 猶 人 之
 候 天 資 端 敏 亦 好 學 于 役 江 戶 之 二 月 來 執 費 于 家 君
 仕 之 儻 也 懷 經 神 史 質 疑 正 日 磨 月 養 其 講 道 也 益
 精 其 矣 論 也 益 確 彼 羽 而 鏃 者 予 於 斯 人 字 見 之 今 刻
 滿 而 歸 諸 友 作 文 祖 之 西 門 之 外 有 規 有 矻 予 乳 臭 其
 將 何 言 乃 叙 其 所 聞 于 君 以 贈 其 行

息軒先生許一結悠然山深而水長

草木之生培之灌之則日以長月以大活物也至瓦石則培之灌之其大不加望不益死物也矣夫人之性善也學明善之法也故講學以明善勉強以篤行則文以長德以大可以進聖賢之域矣猶以培灌養草木也今犬馬之性雖履之以明善之法蟲爾不移者与人不同焉也猶培灌之於瓦石也草木之性不特而培之不可長瘁然而枯矣然則草木之性不可特而培之不可長瘁也人性雖善而無教學以養之不可特而培之不可長瘁也人心行情動恒性蓋穢至禽獸不遠有然則性之善不可特而教學之功不可廢也雖然養不失其方者殊希陸奧伊藤天公今渡士禮執贊千家君矣讀學思忘履食於足年亦日加長德年加大可謂能養者矣他日

所造詣豈可量乎今將歸而省其親請言予之乳臭何言即言之何異敲音豈足益于无公乎乃叙无公所能養者贈之依告真人云

名後先生許童子而歸人以言往之不免誇大之樂而伯任獨不然虽由其性質之美而家庭之訓可想

送伊藤无公遊駿河序

萬物之於天地也各有其性有雞以報時犬以守夜牛以耕田猫以暘鼠是皆以其性報者也故得畜於人有鳥獸猶且有所報者况於人子工匠造家輸輿作車農播穀畜通賦是皆以其業報者也故能得享飽煖有儒士道治而聘至則其德教皆自己也故能以中外以服矣窮也蓬累而去其鴟才異能皆自己之鑄治生入則孝也則亦其一也一也皆以其能報者也伊藤天公奧人也夙悅鄒魯之道欲以坎輟天地有學子負笈来于江

大林堂刊

戶執贄家君居教年學精而德備今將遊豆駁觀海岳
予語之曰人才隨凡土而異今二州之地山水秀麗
物珍偉而雅人傑士之產其間者少何也柳魚字人之
足章而先者字時先人之自進取者今無公之學足以
鑄名而笑疾焉以先才傑之輩也惡知非基于斯耶彼
以道報者其將在斯遊耶君夫放浪江山玩吟凡月曰
遊如安而已矣非予之所以望无公也

讀世師表

古人云讀武侯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善哉
言哉夫公感激三顧之恩慨然安身於先主而陳天下
之大計卒批荆益之資以爭天下無一不如其言既而
先主殞而後主之暗弱公重遺托以仁義南征北伐
大揮漢家之業未終達其志鞠躬竭立力死而後已
伊周何以加之哉嗚呼先生壽乎使公壽乎後主矣
明乎三者得一則漢業可成矣曹丕孫權可夷矣三者
不得一抑天厭之大德然乎悲哉

凡綴文賦詩欲以與名後世不如選良師也余一日借
覽遠思梅詩鈔已遍一編不知搏手踴躍呼奇稱妙抑
詩有休三日律曰絕曰古詩而古來稱作家者長于彼
者短于此巧于此者拙于彼如此者未足呼名入稱高

手也。當時真名天下者，藝之山陽，備之茶山，畫之汲忘而淡忘。先生之詩，律凡清容，金氣無缺，其和而壯，其義寬而密，古律絕句無一而不長也。昔之經文賦詩者，足跡千里，遊歷名山大川，而極其奇，尋其妙，於是始得能經文賦詩，蓋目擊奇觀，妙則自然，以有發見也。先生豐後人，若冠學龜井先生，刺股繩親，奉之服膺，遂以詩為一家，然未聞足跡過馬關，之於豐後，其間咫尺而已。咫尺之地，且不能踏，况於千里障絕之地乎？嗚呼！先生孤坐拱手，足跡不通咫尺，而名垂千里，無他，刺股繩親，學故也。伯夷之質，得孔子益，顯觀子之德，附騏尾，益著也。士欲能經文賦詩，何用足跡越千里，只其不然，則後字之也。

祭族友中村文

歲在壬子，某月某日，藍晚翠謹用清酌，庶羞之奠，祭族友中村君之靈。嗚呼！君天資溫厚，事親孝，交友信，唯好學，問文章，余與君日夜誦書論文，而受其賜也。不少矣。君弱冠，自歎曰：人豈可空與草木朽乎？奮然負笈而遊于東京，初從福沃氏學，美學後，又從不人某氏，判若諸書某氏，知君後，來有望之資，嘗謂子，歸曰：汝之如生，則他年之成業，可期而待也。既而有故，歸鄉，人設小學，選君為之師，君不能誘，振啓，導子，弟於，是乎，鄉人，靡向，一且罹病，在萬不愈，遂即，在，誰不有，死，年，之，博也，夫生之有死，猶朝之有夕也。人誰不有死乎？能嘆性命之如余者，予余，喜如君者，人誰莫不悲其天，况於族友，才登庸，稱為治平之古，然僻地，小民，猶未知時勢之何。

物余以誦劣無字黍受鄉校之師名是軍勵精勉力以
報國恩于萬一之秋也今抱痼疾豈不堪遺憶乎嗚呼
君愛國之深而愛世之切如斯而蓋然此本道今追想
之則不能自慙也嗚呼君歿為仙遊容不復得相見于
世余焉得不悲其不遂志哉薄陳燕辭以祭居之靈尚
饗

南閩校開業祝文

陰陽循環盛衰更施榮枯莫定新陳此轉者蓋天運之
所使然人力之不可奈何也抑社會者造物也朝暮暮
改盛者衰枯者榮是亦氣運之所使然乎坤輿而五千
載焉一治一亂豈有常哉堯舜之古文物盛于支那瞿
曇之而天竺隆盛回教起於亞刺比亞征服四方耶蘇
工月間文物日進英雄豪傑並起強吞弱大凌小如支

那如印度如斯波塔有一統宇內之勢矣年移星換興
亡相斫國力不振太流士一敗希臘而凡物西轉希臘
隆教百年矣西施魯振谷而文華傾入于羅馬爾末羅
馬獨盛英傑彬岑而貨幅湊國富兵強天下恐之始如
蛇蝎矣自東西分商以還西北土蕃漸強往之犯偏而
王一敗而莫佛始興焉是時也于戈無已妖氛掩天流
血漁杆韜緜橫空翻翻吞日豺狼吼雲猛虎噴風興亡
而變然一治之後文運頻起瞬息間千里燦于歐洲天
如霹靂一過而雲閣雨晴萬星益爛矣文運之所向開
化之所臻國靡人化智聚識疑憂為而工之枝藝翼
而飛無足而走棄造化之妙驚鬼神之膽閣龍之三艘
西航而文華遠越海入於不利堅於是東壁西轉奎星
騰輝却有勝于東土者矣奈為國立戰爭疑為富強之
星駭文教起斐之翹楚蹶奎運又轉和於太平洋一

既鯨浪至於我國賈嘉永六年當此時也國未盛民未
開懷慨勤王之士四起專張專攘之時也海內舊之
時不穩然天運之所向人力何敵焉一變為細西行一
再變為維新之華鳴呼奎運者初發於西與廢者矣
由地球而及人於東洋矣乎或曰國之盛衰與廢者矣
而亦國興與廢者矣以為其運之出焉而羅馬盛葉氏生
漸而轉漸也者是非氣運之循環者耶譬之如日輪東
是時也歐洲未曙戶民未起露沛花開兩收耕作風起草靡
醒睡晨鴉破夢馬嘶丁祭驛閣客起時移刑過亞洲及
晡人倦東歐將中人之驛閣客起時移刑過亞洲及
西土載白東天重昏不民昏起萬山如曉光陰如矢白
酌不止彼昏此明茲昏又我國曉者矣今也東洋載旭

文林堂刊

西洋將夜亞洲獨起奎運此興黃人荷振而工此盛自
今以往往雄視宇內富強之盛閱化之華夫只在於我東
洋字時字時字時既乘矣極字之極不可失矣伏惟
我國中古文藻為高已兩曹之制及或內戰國之立
屬唱酬以文藻為高已兩曹之制及或內戰國之立
泉雄博嚙文教拂地元祀以後兵農判然古官世祿農
高文藝於何有且且士不此於國學之設徒
為文具今也兵農復合鄉字隆興加以西洋之新說於
是怡興鬻亂者不既學也寔可謂豐享之極運至昭之
盛事矣我南閩校之起以明治六年一盛一衰至了
丑之歲將廢焉再興漸隘岩歲有奉故學校全廢有志
之徒以為遺憾焉今大幕資全換回衰頹以本日行再
校之式何堪欣喜之至也嗚呼奎星既現幸我東洋天
赫之輝千里於是奕傑四起各欲研不磨識內改良政

休外伸張國權以報皇恩之萬分一皇上歡聖若歲辱
有國會漸開之教苟享於皇國者復遵奉聖者使祭之
更傑也教育之設天唯在於此字感喜之余作祝詞曰
庠序學校百世同揆韓範柳軾千載多士政德上盛
治功可底教化行元首可起東壁破雲鄉字此始
奎星放光藝林始義廉治之德燦照千祠鄒魯之道
諳譚万里明治之隘偏于都鄙聖主之仁同于闕里
自今以往徒教官指博通古今以辨臧否專驕風俗
以化村俚瓏惡掃邪其能卓爾英傑秀才輩之無已
書靜女繡環後
自百至今女子以才色著者何其多也而索才標相稱
者又何少也而予唯於淑廷尉之妻靜子見之而已天
方派二位之得政柄王公貴人孰不窺其色息而為
愛喜者而靜以一纖弱之身批龍鱗不為惕不為動

文林堂刊

屋作歌以懲意故夫而不已自非貞操失死自守奚能
如此然哉其義且烈啻高館戰死之士何以尚之哉然
晚近場序中村翁著姬鏡遍載和溪貞烈女子之事而
唯靜女不與豈以其倡家之女子雖然苟有可取寧論
其貧富貴賤之別哉靜女賤乃賤然本邦貞操節義之
一女丈夫也詩曰采芣菲采芣以下休余誌此歌有感
於翁之遺珠故聊言及此
斗天之神瞻欽望肝神謀鬼策環無端淮陰當時稱無與
為君德諒上將壇榭山駝駁下峻壁壇補斬鯨回倒棟
克清大勳功第一鬼神與人同看天之命也薄於紙
細人投蕉莫可欺膚受之愆兄不悟漫真同根太虐殘
被寬逃罪入芳野愁滿胸懷淚不乾山風亦學人情厲
吹送雪片衣袂寒暄之苦與容身處誰言地大而天寬

空大鵬千里翼難占鰓鰓一杖守居不聞罵通之難
與比爭如英雄未路難

賣災者言

予一夕欲納原散步龍宮路適有一老翁賣蚩予戲之
曰小虫與益於人賣之買之均是為非耳翁笑曰吾之
賣之者以真自先也人之買之亦然也夫此蚩也舊亭
所化而有煜之之光如此矣以六尺之身稱万物之靈
不見會有半點之光飢而求食渴而求飲而已蠢于子
不異蟻蟻者亦有之是謂之何故帝王而能治其國則
何也而官而能治其職則可也何故官而能治其生徒
則可也若無之則無才無智不及此也此蚩之有光也遠矣
且吾聞之有古人以宦代燭以成其學者蚩之為物亦
不貴予予默然無以答退而嘉其言之有理援筆記之
全

大休堂刊行

吾一夕曳杖於水橋畔時有一老翁賣金鐘兒者若
問曰此一小虫耳而擲青錢以買之何益之有且此虫
也者性懶惰而宜清蕭之夜吟月下歌草裡優遊飲樂
不顧將來飢寒者也然而翁賣之欲以得利欲不亦過
乎翁應曰所以賣之者不為利將覽古人之迷夢耳且
夫此蚩也錙銖小虫也而未聞鳴於春季也其所以不
鳴於春季者有節也今也所以發稜之音使人愛愛
不已者亦得節也古來臣更雄豪傑之士非得時則不
鳴也子苟欲鳴於天下宜待節矣若其節而不鳴則不
及此蚩也遠矣且此蚩所以不今終者抑有一說盛則
衰有衆則有苦是必然之理也然而此蚩也優遊以擅
快一時不慮將末以衆為先是所以不令終也子宜以
此蚩為鑑傲先戒終先苦後衆待節而鳴矣余所以賣
此蚩者不過此教言子勿深咎焉余服其言默然不能

對歸家而記其言以待節云

知汝奇才本與倫博字強又驚人一朝奮然抱大志荷
度帝都辭慈親刻苦勉勵不暫懈異鄉久負故山春何
面忽罹肺肝病養病故園僅數旬而方醫藥總與駭飄
然遂為隔世身伏倚枕頭撫遺體恍然自疑夢耶與余
也與汝知兵始能何事捨去何之一念到此腸欲裂
千行血淚滴濕頤會記與汝東遊日連年相伴同悲嬉
東台之花墨院月共西同賞到處宜雨末星移物亦換
而事終之與心違回首茫茫空一夢後今詩酒好與誰
嗚呼古來才人多早世天壽有命奈難面欲見寫數慰
痛恨又恐更添一段愁

讀史記項羽本紀

諺有之曰蛇之道亦蛇而後能知之非英雄亦不可以

文林堂刊行

論英雄蓋英雄之所為莫之若之猶狂人然未必惡而
亦不能善之惡相半然方恣其私也實不容言其及一
且折節也翻然而如兩人非凡庸淺見之所能揣倪也
是以史記至太史公論項羽之章未嘗掩卷不歎其謬論
也其論曰項羽暴行卒亡其國至死尚不覺悟乃引天
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嗚呼何誣更雄之甚也
夫如斯則可謂彼其善也人惜非悔過喜莫大焉史豈
可沒人之善哉曾參有言至敗而莫有不知悔或曾參
有云曰鳥將死其鳴悲人將死其言善項羽曰天之我
非用兵之罪者即覺悟之言也蓋其意曰我甚暴行弑
義帝違人心是以天亡我也非用兵之罪也故其誣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驍不逝悲哥慷慨孰一
虞兮之奈若何是亦悲天不與我也悲哥慷慨孰一

讀之有不重感泣哉蓋項羽慄得安知雖然其性度直
非如沛公詐偽狡猾之比也足以輒信尾言之諺以疎
至親之亞父而軍敗大事去悲乎哉不然何聽便伯之
騙言感樊屠狗之謾言哉君翁亦有不可為羨哉又鳥天
下物之徒以吾兩人耳之言豈其口哉以是觀之項羽
之未喪善心以可知也太史公徒見勇雄之跡未攻事
夷千歲之下使之信然蓋太史公雖碩儒能文亦非其
流且生秦平而不知亂世所以有謬論也嗚呼可不惜
哉天下之為史者不可不謹也

讀出師表

文以氣為主矣苟莫氣則雖詞極絢爛意窮奇巧變化
是徒文空辭而已予彼春花秋相何堪雖有一時可愛
之觀不如柘竹之終古不變色也武侯之師表所謂以
氣為主者也夫武侯被三顧之渥恩擔托孤之重命輔

翼後主能與吳魏逞鼎立之勢者則非忠學之氣莫之
者焉如斯哉故其見于文辭者亦一氣奔放惻々之誠
使天地鬼神泣且其戒後主教以處置之宜者至矣然
後主闇弱武侯與之契契櫛沐兩經營之天下遂滅而
不祀矣悲哉吾常誦斯書竟武侯忠厚之氣凜乎猶存
有感嘆之亦題一言時維初冬庭前菊花凋落楓葉委
地獨高柘鬱然暹晚翠旂是愈曉文以氣為主矣壬午
十一月

讀文天祥正氣歌

文章之大觀以元為主苟真元則氣不足稱其巧不
足賞與彼蒼秋葉何堪一有一時可愛之觀不如柘
竹之終始不改節也予誦文天祥正氣歌其語氣凜慨
切壯悲淋漓神注鬼天忠憤之氣凜々徹乎紙面使讀
者一誦凄然有晚秋之夜寒月皎々霜氣凜々列沙之

思是所謂以氣為主者予夫方宋之未造也地不可為也徒抱空名而延一線之喘于江南北壁之造也地不可為也
不也下禁之理煥慨吟乎而鐵窓之掩以喪我百一可為也
命未會空為楚囚呻吟乎而鐵窓之掩以喪我百一可為也
故丞相不能得而勤秦乎如兵夫鐵也天祥操志愈堅
以火融之石也豈我知能如兵夫鐵也天祥操志愈堅
志元音不于胸理者益表而為文章振起士風也鳴呼
使人心感動不止洵足以為扶持經常之書一然
後之文者豈可不鑑焉哉感激之餘高栢蒼然
午初庭前菊萼凋落楓葉委地孤高栢蒼然
於是愈曉文以氣為主而嘆吾文之晚耶

告學生諸君

文林堂刊行

船怒濤之厲鯨鯨波之變何者心之因心志之達也
猶然何況之誠正人心艱苦之途也
立夕之於人艱苦之途也
針十之如愛之然也
向之定當覆沒之倦怠之心積年之管雪一朝
災害之繫指點為一變急ノ心ヲ積年ノ管雪一朝

如ニ猶磁針ノ奥路ヲ失スルモ何ヲ以テ異ナラシ
シヤ磁針ノ奥路其次テ誤リナキヲ得ス人ノ精神
或ハ方向ヲ失スルモノアリ豈警戒セザル可ケン
ヤ已ニ目的アリ之ヲ達スルノ術勉強耐忍ノ外ナ
キ也哥倫斯ノ禾洲ヲ登見シセルマニ地球ヲ一
周スルヤ豫メ其行ノ難キヲ期ス是ヲ以テ激浪殆
ト船ヲ沉メ鯨波空ヲ打ツト虽比更ニ憂念ナク
而抗屈セズ千挫挽マス終ニ其目的ヲ達スルヲ得
タリ然ルヲ人一業ヲ終ノ羊途ニナシ抛擲シテ曰ク
是レ吾ガ力ノ及カレ所ト又一事ヲ始シテ羊途ニ
レテ廢止シテ曰ク是レ吾ガ意ニ違セザル所ト夫
レ如クニテ其功ヲ奏シ其ノ目的ヲ達スル
何レノ日ニアラント予次ニテ其事ノ既ラサルヲ
知ルナリ嗚呼予同ニテ學海ニ游泳スルモノ也

間其幾千萬致テ鼻口ノ欲ヲ絶チ而シテ確乎其目
的ヲ得テ耳目能ク人ノ志初志ヲ違スル者果シテ
マズカシ西哲言フ人ノ志ハ事ヲ成ルニ事ヲ成
カシ帝亦曰ク志アハ者ハ志ハ事ヲ成ルニ事ヲ成
ヤ世ノ學ニ志ス者ハ一時ノ快ニ其ノ身ヲ忘レ
ハ艱ニ其志操ヲ更ニ奮テ諸君以テ如何トナス
頭上ニ崩ルテ更ニ奮テ諸君以テ如何トナス
夫編史者宜胸具一大見識不蹈古人之跡登前人之
未發者矣不然其書縱令事實詳何有補益哉
不捕教者不知其編之勝也叙二十有餘年之興替
深有所感焉夫政記之書也叙二十有餘年之興替

大味堂刊

筆以評帝相之得失如何或論其成敗之所自乘一元
以爲帝相之龜鑑也笑宜哉其美名與前人未幾者可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徒於此甚盛恐喪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
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
責善其悞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臣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
者。今學者曠廢惰惰玩歲愒時而百業所成皆遜於志
之未志耳。故立志而醒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
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昔人
有言。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党賤惡之。
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

鄉党敬信之。何若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
之。兄弟悅之。宗族鄉党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
則父母怒。兄弟怨之。宗族鄉党賤惡之。何若而少爲惡
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所立志矣。

勸學

己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
尚未篤也。徒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謹謙
抑爲上。諸生試觀侑輩之中。苟有虛而爲高。盈而爲有。
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是犬言欺人者。使其人資
熏。虽甚超。萬倍輩之中。有不疾惡者。子有不鄙賤之者。
乎彼固將以欺人。呆遂爲所欺。有不竊笑之者。子苟
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
而咎己之失。徒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
致者。使其人資熏。虽甚魯鈍。倚輩之中。有不稱慕之者。

子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
 有不教尚之者子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為大賢者為其能
 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
 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考友之道陷於
 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
 其不知而誤蹈素與師友之講習規節也諸生試內有
 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
 以此自歎遂解於改過後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
 染雖昔為寇盜今日改過不害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
 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望於前過及懷差疑
 淡沮而甘心於汗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
 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終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
 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
 其愧耻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執有所不能是激
 之而使為惡矣故凡許人之短攻人之陰私以若直
 者皆不可以言責善也然我之師友也中不可以不樂
 是而加諸我之攻我之失者皆我之師友也中不可以不樂
 受而感之乎其於是未有所免况於過乎人謂事
 生相徒於此每終夜以思且未免於過乎人謂事
 師相徒於此每終夜以思且未免於過乎人謂事
 於犯而後不至於非耳使吾而長也諸生以問其是吾
 而非也因而得去其非蓋敦學相長也諸生以問其是吾
 旋始也明評不狃可為初學規則夫人而立志不渝也

好學不倦也。改過不吝也。嗜善若不及也。作聖之功。全於此矣。當書以置座右。

賣虫者言

從吾子夜遊西園橋。上有賣虫者。乃戲之曰。身之鳴。春雷之鳴。夏虫之鳴。秋風之鳴。秋冬常也。歲云復矣。而。如此。是虫之失常者也。賣者曰。去之失常也。失常者。豈。也哉。使一夫無失其所者。君相之常也。而。使訟獄。盜竊之患者。方面之常也。而。使窺竊之患者。方面之常也。而。不知救之。刑罰繁而不知者。之。使教者。皆失常者也。此教者。而。何由而休。則其為害。不可。亦。而。此之問。不問。可問。而。抑。亦。失。常。者。也。既

文林堂刊行

而突曰。余賣虫者也。賣虫養生常也。而言及於此。是亦失常也。遂去。余嗒然自失。無以答。曰。送久之。乃謂此抱才不用。而果於隱者。豈所謂大隱於市者歟。評曰。無中生有。成一篇好文字。劉誠意賣相者言。不得專美於前。

与山本讓太郎書

某月某日。辱知豐田善任謹。致書山本鎌太郎。足下。結。斷。金。之。交。有。年。於。此。何。幸。過。之。易。曰。同。勢。相。也。然。請。試。言。之。夫。足。下。揮。毫。也。不。為。筆。法。擗。筆。之。任。腕。也。是。與。任。之。揮。毫。法。一。也。足。下。誦。書。也。不。擅。解。亦。不。偏。文章。義。通。意。達。則。止。矣。是。與。任。之。誦。書。也。且。無。一。也。春。花。秋

月詩有賦文有記而足下未必負其期也
佳麗之詩奇特之文積而成山其所好亦一也
拘道狃花不死者唯適口耳花者唯悅目耳
不習琴茶之與花者皆細技也
費光陰且其所禁亦一也對花而飲迎月而斟
雪之晨亦必無不然雖然足下亦一斗之力而
不過東坡三蕉之量其所嗜不一而相委者必
足下與任相委如此凡在官者必親而為友
友况於八九更相委乎嗚呼足下不在官矣
哉今也足下將游於東京其志不在錦歸鄉之
暹勉欲以有大所成也他日果占衣錦歸鄉之
足下徒仕於字園尋常之輩而不為文陣絕倫
任之失望者我許也是則所以致此書也足下
當刮目而待傾首再拜

評曰首段以朋友同情起中腹述我層嗜好同字業
而至末段更加驚語其意深切其說溫厚為朋友之
切蹉者不啻不如此

晚晴梅八勝

余嘗稱一小梅名曰晚晴梅上所囑得八勝
少間乃名學教語以記其勝明治庚辰八月十有
七日梅主弘識

塞梅吐珠

綠萼一株移植之於東郊曠裏占春的皞吐珠嘗有句
曰潔白玉無瑕清癯持孤香
賴連堂云根字有力是先生自負

杏花壓屋

園中舊有杏樹圍二尺四寸高三丈枝葉扶疏常蔭屋
上亦其開花也芳雲一推屋見欲白乃不復與
其

崇請列祀典似矣抑祭法不言子以死勤事則祀之以
勞定國則祀之去施於民則祀之或思澤受封未必有一
祀之今列蕃始祖或乘亂割地或思澤受封未必有一
於此乃丹碧其宮侈美其牲牲於祭盛祝史籍奉律以
古義或有不合者而劉竊有所敘異於衆山神社身衆
山在寧雲國島根郡柘江舊藩城外神即蕃祖高貞公
諱直改姓源氏大將軍諱家康之孫權中納言諱秀康
之弟三子歷官至左近衛權少將兼守封茲工食
十八萬六千石兼管隱岐一萬一千石按史慶長甲寅
大改之役公年甫十四先象奮鬪敵將真田幸村感歎
贈以軍麾明年屬先鋒先登拔壘斬敵無算則是
死勤事矣千戈始息物情未鎮爰士撫民四境大治則
是以方定國矣既而均兵役熬殉死謀農桑定田租則
是法旋於民矣神門郡洪水疏溝渠築堤防注之意字

文林堂刊行

湖以墾荒地得良田六方石則是一證之後水尾帝幸
尊王室尚儒術敵神祇試奉其一二證之後水尾帝幸
二條城扈駕還宮獻鞍馬一匹靈元帝即位代大將軍
入朝賀之帝嘉其恭謹賜和香一函香囊五枚上望亦
賜以宸翰杵棗大社為僧徒所侵占命撤伽藍更造宮
殿以復其舊制黑澤弘忠者林門高足聘為儒復以興
文教睿遣有司巡視隱岐聞後鳥羽帝陵荒為地歲久
然改容曰陪臣徒乘輿於海島事在昔日猶為切齒今
陵墓近在管內揀撫不禁我無所逃罪乃修治祠焉
鳴呼其人如此歲時伏臘廟食千載禮固宜然豈特臣
子追慕之私情云子哉國家中興正祀典定神階曰官
弊社曰國弊社曰府社縣社鄉社先是招江士慶
皆仰公聽配享諸城隍廟社治十年請官特建一祠於
今地以列縣社正殿廣方一間前殿稱之有拜殿焉有

奏樂所有有進饌所有有檜史葺屋榱桷不乘制合古
 頃者公十世孫從四位柘子君定安與衆諫樹碑社側
 以文爲副乃考史傳綴爲哥詞俾迎享送神者歌以侑
 有辭曰八雲起兮雲素降兮自天八道水兮經邦
 裁狹布兮孰維彼國造兮襲屯焉俗澆兮道敝矧辟雄
 兮陸梁墟形勝兮一方帝視耽兮逐敵兮弱之肉兮強食
 惟神封兮茲土繩偉歟兮太古既克敵兮止戈誓帶礪
 兮山河治兮水兮繁整兮極下民兮昏墊兮田不闢兮境拓
 兮閱星霜兮二而鬱葱兮樂山柘江甚兮不闢神兮格
 兮勿違繁蕞美兮鑪肥

楊惺吉曰：此祭法以勸神社最爲有識哥辭尤古雅
 中村教字曰：引此經傳之言得休哥詞亦自縝細多
 姿

三島中洲曰：經境日奉作法井然

文林堂刊行

讀管右府傳
 管公之黜不特當時之不幸王室万安之不幸也夫自
 涖海閑院以外咸乘釣軸藤魚氏之權漸盛至於忠仁
 之顧命嬰宜之瘵立天下知有藤魚氏而不知有朝家
 宇多帝患之欲抑其權擢公於博士置之端揆公亦慨
 然以天下自任輸忠竭誠不暇自恤故清行之規不肯
 從右府之拜不敢辭見其讓藏人頭辭閔白之命公豈
 意膏位者哉誠不得已也乎此時公以一身擊國家之
 盛衰而或存否在天不在人則諛者之言固不暇顧也
 使醜嗣帝終不疑公則抑藤魚氏振朝權以復近江寧
 樂之盛一及覆手之易耳唯其聽時平管根之譖使公
 有紫海之行是以藤魚氏之權益熾至椒房之中一門
 後三條之英邁不能奪教通之賢明不能定爲平之位以

建久三轉為彘久為延元天下長為武人之有聖主而
醍醐一聽所之不明耳惜乎醍醐古所稱以為聖主而
有此失豈天章爭柳人事之未盡也

讀諸葛武侯傳

古稱為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行予則曰有至常之
行而後非常之功成矣先武之初起也絳衣大冠人皆
驚曰謹厚者亦為之子殊不知非謹厚者則不能為大
事霍光小心謹煥廢昌邑立宣帝文王小心翼之啓周
家之基業孔明亦自謂先帝知臣之謹煥夫知謹煥之
所以為孔明則知孔明之所以為英雄矣

古琴圖錄引
牙絃絕絃散亡無復有遺音徒遺千載痛恨焉耳心越
師我牙絃也七百年遺音不亡而十琴者先生
其深造者也一日與諸同好抱琴會於江上將以祭師

倚梅一再作宮商私泉響山石蒼坐者無言星氣欲稀
冷風迅然覺師從大荒而降也曲終先夕一冊子後
示座客即扁錄此日所操十琴有古琴者也因徵子書
其首如此

楊柳風梧桐月芭蕉雨梅苔雪皆入吟詠資子硯筆此
物何可負此時之何可無此物

善棋者言

余好棋暇日則玩之以遺情然於心計疎于下子是
以玩之既五年而未進一步也一日與國守某戲教
局教敗偶得一捷絕以手大敗某嘆曰一刺教局謂之敵
乎抑亦陳哉棋豈可苟下手子一局之弊統局不能
何无至五局六局子余曰此遊戲耳何足勞思且所樂
在色不在形某莞爾曰否談何容易陳孺子見才于社

肉司馬公亦敏于破甕則一棋亦足以審肺肝也棋實
遊戲然夫子所矜之為以勉曰文曰詩皆非有益于治
化非有益于殿最亦一場存戲哉且夫人安行事朝張
夕改朝成夕壞其少保久者亦竟歸無跡而已矣不啻
行事身軀家國豈有不泯焉者則皆目以戲亦不誣也
夫子所業何獨非戲乎則苟此戲者必苟彼戲其踈于
下子可以卜踈于下字耳夫子命室以不苟恐不免苟
命之字余報然而愧嗒有不能吞記以自警

不陋居銘

余以不陋名居客有誅余者曰孔子云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以此名之子殆以君子自居乎余應之曰余陋人
也君君子則吾豈敢然居曰不陋亦自有說夫天有日
月之華與陋象也地有山川之秀無陋景也昼則鳴禽上
之珍無陋習也庭有栢菊之羨無陋景也

下無陋色夜則花叢橫斜無陋形也當此清函之地而
以余固陋之士兀坐其間則將挹花泉滄潔以洗余之
陋襟焉借栢風之瀟灑以振余之陋耳焉明月之當空足
以洗余之陋襟焉借栢風之瀟灑以振余之陋耳焉明月之
又復鴻儒咸集佳客與論古今足擴余之陋聞一觴之
問賓主余度或相共文人學子以晨時寡聞之陋則不
者今日而不陋者猶可期諸將來也余固寡聞之陋則不
子也客其許我否字客曰可余乃對客而作銘曰明牕
淨室不染黷埃古栢夾道奇花時開明月相照清風徐
來坐無俗客樽有春醅吟詩讀書裁竹鋤梅萍跡万里
聊自徘徊勿取外陋之廬把酒學陋巷之顏回

梅老許漆園先生明經博士也其未游我邦也予與
交厚矣觀其迹作千萬言立成噫我邦文儒享保後
辛齋淳華有文運尚似隆盛其實陵遲修經義者必

世于文詞，此文詞者必暗于經義，是我所以不通于
實用而經字文章，所以不相振也。試是先生之文，至
于四六駢俪等，則可與魏晉六朝並駕也。我輩非所
能企及也。因附片言，以而我子弟笑可弗勉乎。

天何此花之芬芳，跨五州而特秀。靈梅李培桃杏，荷皇
神之靈佑，昔大夫之魚尾，陪春風於永晝，听欣根枝之
日滋，人事孰科其大，謬啖風雨之作，惡致社樹之不壽。
擗一劍以出門，拓舊旅而尋遺，恩志饒酬而長，溷雷花
樹於此園，維茲樹之初栽，實大夫之手植，虫十絲以成
蔭，含冰紅而為色，洵心血之所深，流遺愛其何極，引清
泉於區郊，綴山花于阜側，明招望之晚翠，伴委蛇之退
之退，食道憑公之謙讓，補仲氏之衰職，幸朝中之暇，豫
方逢日之載，陽嘉賓進而燠，策勳諍筵肆而觴，政張花

文林堂刊行

迎醉以展錦，月吐揮而奪燈，春尚明於故國，夢竟空于
民江，何日月之徒馳，忽甲子之雙改，幹半枯而根在，花
不慮犬羊飲我神，海強弓引滿而不發，哀惶々若，有駭
瞻彼最南之赤城，蒼士效收千指，况大夫之倚義，覓大
乞貌虎與犀，兕念故主之撫愛，醫大之痛，之痛義，覓大
兮何處，繞花梅兮，枚拂樹兮，昏兮，今日，曛花，夢々，今風，匪
禽啼々兮，辟鳴，美獸々兮，亂飛，香點々兮，未襲，天冥々
其銜，哀攬出，月之孰之，慨投羊而心，催亂日，我思，古
古人不可見，我之豈不思，今人更不得，見愛何憂，樂
何樂見夫，今一人之心，難於見，古人更不得，見愛何憂，樂
音容，鬢共一，半鐵山之陽，暹海之廣，有邸有樹，人在古
花新我終思，古人不解作賦，偶有作者，媿唱繁縟，沒意義

設筆力，以爲一氣，幹旋能行，其議論而節，旗後急得
宜如此，然可以入六義，追二京，
南橋評大石，良雄遺宅，櫻者世不之，其咏而古雅如
是者，所未見也，極爲奇作。

契士喜劍碑

喜劍者不詳，何許人，或云薩藩士，蓋奇節士也。元祿中，
赤穂國除大石良雄，公在京師時，物論囂々，言其有復
讐之志，良雄患之，故假哥舞遊行，以滅人口。一日遊島
原妓館，會喜劍亦來遊，爲喜劍素與良雄不相識，然竊
希物論不虛，及聞其遊蕩不已，心甚不憚，乃招良雄同
飲，于一樓，以微言訊之。良雄不應，因更及復直言，良雄
猶不應，笑言自若，無柔服色。喜劍乃怒，目大罵曰：「汝
人面而獸心也。」汝主死，汝國亡，汝爲大臣而不知報仇，
非獸而何？余將獸待汝於足展左腳，盍與贈赦，齿于脚。

指頭使良雄食之，良雄夷然俯首，喫之畢，故指頭餘瀝
時，良雄啞々之笑，色與喜劍叱々之罵，色喧然聞于樓
外矣。既而喜劍于役，江戸適聞赤穂人報警事，問之，則
同謀四十六人，良雄其首也。喜劍愕然曰：「吁，余死矣，夫
余目擊視良雄，乃我目之罪也。余古獸罵良雄，乃我舌
之罪也。余足獸食良雄，乃我足之罪也。余心獸待良雄，
乃我心之罪也。一身皆罪，吁，余死矣。於是托病歸國，公
私了事，復來江戸，則良雄既與同謀之，士皆賜死，葬之
江戸泉岳寺中，乃詣其墓，拜曰：「我當面謝，萬罪于地，
耳拔刀屠腹而逝，有人又葬之，其墓側，夫喜劍氏初之
辱之，終之殺身，明志以謝其罪，雖非中行之士，共奇節
可謂不耻古之俠者矣。中西伯基亦奇士也，恒喜訣志，
臣契士事嗜々不離口，嘗憾喜劍有此奇節而世多不

之知也。欲別建一石于泉岳寺。略紀事蹟。以而後人乃
齎費金。君干求徵文于余。余時年方二十。而後草之。時
金石文字固辭不可。乃自今學文十年。而後過二十。余
余貪甚。伯基乃雷其金。使余自救。爾來荏苒。過二十。余
年今則伯基年踰六秩。余亦五十。余皆復然。老矣。余乃
為文。出金致諸伯基。遂償兩債。嗟子喜劍之死。固奇矣。
伯基此舉亦奇矣。獨恨余文不奇耳。
鹿門評。薩人尚氣。詎輕性命。有戰國義俠之心。此篇
表。奇節。用筆。簡練。神采。奕奕。何讓。司馬子長。
或奇評。喜劍。伏劍。以謝罪。氣俠。千古。而林翁。乃為中
西氏。致文于金。以跋廿年。余之宿諾。并不愧。季子之
挂劍。詠鄭繪餘意。
大凡耽詩者。高蹈閑居。吟詠風月。嘯哥。放夜。雪。以自怡。

焉。至於經濟有用之文字。則漠然置之。於度外。如魏謂
越人視奉人之肥瘠也。獨小野湖山翁。則不然。雖以詩
名。噪海內。實以經濟有用之文字。自許。觀於鄭繪餘意
之一編。可知也。此卷十二首。字字憤悶。句句涕泣。如觀
流離之狀。如聞啼哭之邑。何其慘也。較之於鄭俠上飯
民。豈辨優劣哉。可謂苛劑之藥石。聚斂之於鄭俠。矣。曰
民。惟邦本。語曰。盍徹。聖賢之於民事。如此。苟居牧民之
職者。徒以苛劑貪權勢。以聚斂為功利。而與救荒之志
豈不大謬哉。是則湖山翁及鄭俠之罪人也。豈啻湖山
翁及鄭俠之罪人哉。實天下國家之罪人也。觀者徒著
眼於詩格。而忘意於救荒。則亦真異于取皮膚而捨骨
髓哉。嗟子僅之一小冊。豈可不謂天下有用之大文字
也哉。
湖山曰。稱贊過當。慙愧何堪。

食論
味之義者其香必芳嗅其其芳嚼其其香而食
之義者其味必香其可偏廢哉然其所以可嚼者實而芳
之可嗅者虛人宜其定而略其虛所以知其味者鮮也藝
之有文詩猶經之有禮樂禮之味其所以知其味者鮮也藝
而已矣何以詩為非鼻籛之人乎君子禮而已何以樂為之

伯夷頌

士之特立独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
士信通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
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人而
已矣若至於舉古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人而
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照乎
日月不足為明萃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

文林堂刊行

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盂而去之。武王
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
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既
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
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通而共自知明也。今世
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余一人沮之，
則自以為不足，彼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
世之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窮天地亘萬
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踵於後世矣。

祝某學校文

夫學之所尚，在實功而不在虛飾。後馳騫空文，虛章字
則玩愒時日不少，而成其功者，豈有焉？不啻不有，或其
巧，遂至速其害，豈可不誠乎？余今聯綏，速其要矣。我邦
學藝之盛，莫如開元，延喜之世，而一旦際際，平相軌之

難焯然而亡散。禹來千戈，守日至，足利織豐氏之時，有
李身於芸，恩而維持斯者，唯有細徒，衲侶之輩，焉耳。其
衰亡，可以想矣。德川氏執政，權文運，敦教興，人才輩出，如
伊藤、仁、奇、物、祖、徠，則以經學文章顯，如細井、平、州、中、江、
藤、樹，則以道德精行顯，博聞強識，則有林、羅、山、安、藤、東、
野、徑、濟、生、理、之、於、具、魚、益、軒、史、道、於、中、井、兄、弟、賴、山、陽、
是皆非務實功而何哉。今也，王政維新，教文運隆，起學術
日開，王泯之所及，德化之所布，鄉有學校，村有校，天下莫
所往不有，挾冊之童，簪筆之士，學術詞藻之旺，盛往古
所未曾有，當時徒事空文，不顧實功，背為聖慮，早致
何子，余熟今時之學生，口論古聖賢人之言，耳聽武衛
之樂，而心意不悅，身體不度，殆有殷末之風，是豈他唯
在徒事誦章，諛句而不曉其意而已矣。然則如之何，可
棄擲虛飾而事實功而已矣。者古十五而入大學，輒授

大林堂刊

之，以四書文選是於成人之所難，况於幼童，擇兒乎，譬
如使聾者是宮商之律，豈能辨其糸理哉。故教之莫先
於從易入，難從簡入，繁是也。今普通學所主，其間洞察
也，情不亦較乎。古人有言，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迤，舍
虛飾而尚實功，余以為不外乎此矣。維歲之甲申四月
我何々學校，着期大試，談式戶長白石君以下，來會者
至教百人，之多，豈不盛乎。余之教授於此，未踰月也，余
視本校生徒之狀，舉止溫佳，學業之進步，暇始有不
可禦之，藝是也。雖教員盡力之功，抑亦因學校徒勤勉之
功矣。豈不可賀哉。夫當村在右，肥之西，取矣。而其學業
之進步，如斯，測其德風，超步于城之具，入則余之為仁
義之民，則佐化神，終不亦大乎。然則余之為實，則所
以為我日本國賀也。因是視之，本校生徒，懶惰者，即當
村相之罪人也。矣。當村相之罪人，本校諸生徒，懶於心乎。裁

知其決不然矣。向後遇之，日夜委身於學術，務求切實。學則經學詩文，余知其加里村，藤賴諸子而達其極矣。諸生莫可不勉哉。余偶到本校，教員之末班，故聯吐卑言，賀本校試業之盛，舉係以告本校生徒云爾。

緜、經、史、以、尚、友、古、人、遊、山、水、以、暢、節、雅、懷、洵、人、間、之、至、樂、郭、文、遊、山、袁、宏、初、者、良、有、以、也、東、台、之、西、行、六、七、里、有、溪、曰、滄、川、以、柳、樹、名、節、及、履、霜、神、女、織、虫、濕、之、氣、江、後、裁、滿、楚、錦、看、一、日、勾、雅、明、引、騷、人、而、遊、賞、一、酌、以、祭、函、情、一、咏、以、伸、雅、懷、其、樂、也、馳、之、焉、世、之、有、假、飲、危、吟、概、自、是、人、世、難、教、之、事、因、彙、其、詩、為、冊、以、供、他、日、以、遊、既、而、西、山、看、日、東、發、吐、月、酒、瓢、未、倒、玉、興、未、盡、徘徊、飲、望、割、愛、而、歸、

謝贈菊

文林堂刊行

魚酒

三、往、荒、涼、籬、下、魚、菊、寒、野、烟、細、壺、中、魚、酒、魚、菊、憂、良、辰、多、矣、豈、非、憾、事、乎、然、魚、酒、猶、可、也、魚、菊、其、憾、不、可、勝、言、幸、辱、盛、似、茲、賜、彭、侯、異、品、教、株、葩、之、妖、妍、奇、香、薰、室、乃、乞、醪、東、隣、對、飲、多、時、得、不、負、良、辰、謝、曷、罄、予、聞、之、菊、花、中、之、隱、君、子、也、而、僕、清、世、之、一、狂、生、主、辰、狂、矣、慶、有、君、子、則、人、將、不、賤、吾、有、乃、手、種、之、籬、下、以、不、緩、春、愛、之、意、也、

息軒先生詩、在然而善、

苗圃先生詩、鞋抄得休、叱咤成章、

祭伊藤子豐文

月、日、芳、野、毅、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伊、藤、君、之、靈、曰、嗚、呼、君、而、死、耶、自、古、皆、有、死、凡、有、生、者、或、脩、或、短、誰、免、一、厄、嗚、呼、君、志、外、如、石、心、清、如、水、忠、愛、匡、君、篤、信、摯、友、年、不、滿、強、忽、然、厥、廿、矣、天、君、役、之、年、則、通、德、事、業、必、有、可、

傳者矣。非特君之不幸也。何所抱負者如汝。而所遇值者如彼。何堪慨吁。顧孤女。与我弟生同年。形數相吊。字子誰撫。我見吾尹。而思君之孤。喉塞涕墜。痛入骨髓。噫。君之於毅也。從髮未乾。愛而不棄。何為生別。遂為死別。東西三白里。山嶼清駛。今聞其訃。而不得親臨。為里教。供薄奠。望天匪志。魂兮。以末其享之。

謝人贈畫軸

午倦到矣。眩。寶襲矣。加之。以。街。塵。蓬。救。逼。人。馳。之。無。策。避。之。魚。所。乃。吹。火。莫。奈。後。喫。三。五。飲。通。贈。山。水。畫。一。幅。展。之。重。山。長。水。遠。近。儂。淡。紫。翠。欲。滴。激。澗。奔。注。豁。然。有。色。用。筆。不。多。而。韻。致。有。余。矣。可。愛。可。玩。展。覽。之。間。恍。然。為。遊。其。地。之。想。豈。止。却。睥。寶。忘。塵。喧。又。足。以。洗。滌。我。君。之。氣。矣。謝。何。罄。掛。之。書。室。永。以。為。不。朽。之。遊。焉。

宥朋先生許任身史海。匡序跋跋。臨之。漢。滄。文。之。後。

觀。女。尺。流。韻。致。之。文。標。暗。花。明。又。一。村。祇。是。新。卷。支。

